





原件短缺

1-2

築夫訪予劉氏園曰曾見子叙李鏡月懿
德錄而好之予報謁先生亦出其所繕寫
文集相示時予學古文方十六七年後此
為文數變再過揚州欲以就正先生而先
生死矣至今僅得叙先生集嗚呼先生死
猶幸築夫之老且康強為文日益工先生
之文其必有以論定也矣

康熙丁巳冬十月寧都魏禧撰



清處士雷君伯籲墓誌銘

白田第王巖撰

處士負才任氣有志當世讀書無日夜不休為文章博辯質實

根柢經術出入羣史自名一家初善舉子業與同里諸子結社

皆一時傑出制義稱雄號直社刊版行世既慨然念天下古文

絕響久與友人王巖廢棄隱處日夕淬厲切磨著書明道窮討

六經周禮諸史百氏之說究質古今治亂成敗得失興亡君子

小人消長盛衰之故涵淳沈浸貫穿縱橫咀茹英華其見於文

繇韓柳歐曾上邇馬班左國達於經間參公穀考工之辭每一

構思鉅心劇目篇成琢削鑿刻改經四三或既鋟梓毀版更易

嗚呼處士於斯道可謂慘淡經營者矣其必傳後無疑也著艾

陵文集二十卷詩二卷處士諱士俊字伯籲陝西西安涇陽人

遷揚州初入揚州府學試高等督學嘗擢第一補廩屢應鄉舉

不中崇禎末天下亂遂棄廩貢不仕初處士有志用世自謂功業立就每抵掌雄談旁若無人俯仰上下自擬古人其揣摩經畫若可即見施措既自廢棄無所用鬱鬱不得志以老家故饒嘗已日益貧困多窮愁悲憤負氣剛簡高已忤物言語氣象多與人異世益以是不合晚乃欲棄異為同人猶畏憚貌敬情疎抑鬱久之得疾疾時貧無屋僦居樊汭村鎮遂卒時康熙戊申十二月四日得年五十有八曾祖諱邦成祖諱汪父諱起鯉國子監生樸直公正重宗黨元配趙氏繼配韓氏皆有婦德具處士自為權厝誌再繼今劉氏子男四毅泰麟多多天女二一嫁韓振宗一許聘任繼華孫男一莘女三皆幼處士既負才不試遇事慨慷踔厲風發為人排難直前無回袁公繼成爲揚州兵備有馬中英者後母訟不孝欲寘之法實則後母及二弟謀盡

吞其產處士憐其寃上書袁公庭謁爭力爭公怒曰汝諸生來說情面欲免人罪乎處士抗辨不撓公悚然破械再訊竟釋之卒之明年十二月五日孤毅等卜葬江都艾陵湖橋墅之東原丁山癸向趙孺人韓孺人皆啓攢柩毅等再拜涕泣請銘嗚呼巖忍不銘銘曰

聖遠遺言久湮淪盲史腐史風流泯書詩榛莽汨雅馴剽賊吞剝何紛紛滑稽纖巧迷漢秦斯文絕塞白日昏比偶單行仍時文艾陵特起開蒙屯驅放詖淫除霾雲用厲承學視貞砥

論雷伯籲先生文行七條

周·斯盛際

伯籲先生古文三百年來所僅見者當在荆川遵巖之上宋潛江猶伯仲行也近日王魏李孫施汪不及遠甚世有識者決不以予言爲河漢也

諸論力摹蘓文得來自蘓文後實爲承祧繼起之篇

伯籲一生盡得力於曾子固之文惟論傳二體獨不學曾論步三蘓傳宗史漢如房兵部傳卓然班馬名篇如梁子武盡翦記却又似韓

蔡夫與雷至交前作墓誌止言其文章而行實一事不載何以傳後俾後人景慕無窮僕久欲爲作本傳而專詳實行以補王之缺畧

蔡夫初學古文其實受教於雷而爲之指示方知入門後諱之

只說與雷同時學古然其長在序文次在墓誌至傳論則繁碎
拖帶矣先哲謂史才史學別是一家良然

伯籲固窮能辭其提督之金不為作戰功紀築夫為貧遂有不
同處

賣文雖古人有行之者最多則蔡中郎然自以為有慙德也身
將隱豈得與塵世僕僕作文若貧無生計不如三家村裏訓蒙
大勝賣文與時俗纏擾

艾陵文鈔目錄

卷之一 論

性論一

性論二

喪禮論上

喪禮論中

喪禮論下

承重論

顏淵論一

顏淵論二

楚項羽論

卷之二論

漢世祖論

唐高祖論

馬援論

楊震論

蔡邕論上

蔡邕論下

祖逖論

楊素論

范仲淹論上

范仲淹論下

卷之三論議辯

動靜如船之在水論

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論上

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論下

漢高帝斬丁公論

增建兩淮運學議

卑幼初喪不當受賀議

三年喪服制辯

卷之四

辯

說

序

好名辯

德說

敬說

送揚州兵備副使袁公謫歸江西序

送王阮亭先生序

送周盛際歸溧陽序

送王築夫之河間序

贈張孚聰序

後更字天民

左傳分國紀事本末序

卷之五

序

虞註杜工部七言律詩序

正蒙紀要序

施愚山觀海集序

宗鶴問山響集序

談青令滁遊詩序

三子惜別詩序

文錄一集序

文錄二集序

劉玉少雪懷二集序

直社分義序

近試卷序

卷之六 序

代作文獻通考續文獻通考鈔序

史際亨文獻通考鈔序

孫氏重修族譜序

閔渭璜壁帖序

焦山古鼎圖詩序

十笏草堂辛甲集序

王幼華詩序

北歸錄別詩序

為僧募修周墅廟序

孫介夫文鈔序

卷之七 序

淮南鹽商勸貸開濬河淺簿序

義字旗會計簿序

程明宇同妻張孺人七十壽序

壽汪母金孺人六十序

張母童孺人七十壽序

代作王母侯孺人六十壽序

壽克念趙公八十序

孫風山四十壽序

朱孺人六十壽序

汪生伯六十壽序

卷之八 記

兵備袁公揚州大政記

壬午試事記

祀竈記

遺今堂記

易名記

莘樂草堂記

遊海池記

梁子武畫扇記

代作重建廣陵驛記

克念趙公小像記

雨遊記

卷之九 傳

郝太僕傳

方武城傳

鄭廷直傳

楊孺人傳

吳節婦傳

孫節婦傳

里中婦女死節傳

焦應起傳

陳處士傳

王高州傳

王孺人傳

卷之十 書

上宰相史公書

上江都歐陽公論救荒書

代家君與左按察論韓鄒平書

與鄭廷直書

與張天民書

與王築夫書

與王築夫第四書

與李艾山書

與施愚山書

與施愚山書

再答張天民書

答張天民論祭朋友妻禮書

再答張天民論祭朋友妻禮書

卷之十一 書 尺牘

再答周盛際書

答李平子書

再答李平子書

答陳伯璣書

答孫介夫書

答王西樵書

答李映碧書

答孫大宗書

與王于一

與鄭小白

與許力臣

與王築夫

與張天民

與張天民

與李艾山

與李艾山

與孫豹人

與孫豹人

與周盛際

與孫豹人

與孫豹人

與平子艾山

與貞漢生

與柳裴卿

與張六息

與石殿周

與孫無言

與王築夫

與陳伯璣

與王西樵

答李平子

答王築夫

答李艾山

答李岷瞻

卷之十二

墓誌銘

邢太乙先生墓誌銘

王德音先生墓誌銘

武英殿中書舍人梁公墓誌銘

吏部注選主簿張公墓誌銘

李全初墓誌銘

李如初墓誌銘

月樓秦公墓誌銘

太學生趙公墓誌銘

戶部江西清吏司郎中劉公墓誌銘

卷之十三

墓誌銘

墓碣

墓表

郟城知縣秦公墓誌銘

太學生顯考府君權厝誌

亾妻趙氏權厝誌

亾妻韓氏權厝墓誌銘

顯妣趙孺人墓碣

參戎劉公墓表

太學生趙公墓表

代作顯祖考府君墓表

卷之十四

行狀

祭文

王孺人行狀

處士顯祖考府君行狀

太學生顯考府君暨繼配楊孺人行狀

祭遊擊將軍李公文

祭王德音先生文

祭張主簿文

祭鄭廷直文

祭李平子文

祭鄭次嚴文

祭貞漢生文

祭孫用所文

代家君祭李母吳孺人文

卷之十五

祭文

誄

雜著

代家君祭亾弟淑度文

代家君祭亾妻趙氏文

告顯考文

告顯妣文

告考妣文

告考妣文

祭亾妻韓氏文

錢烈女誄

并序

讀大學

讀孟子

卷之十六

雜著

題觀世音菩薩像

何崑白真贊

并叙

書離騷經後

書劉次山秋吟詩後

書宋貞婦誄後

書亾弟淑度稿後

書計甫草思子亭圖卷後

代論科場事宜疏

防江

起復頂補廩缺呈子

訟馬中英寃稟帖

艾陵文鈔目錄終

艾陵文鈔卷之一

涇陽雷士俊伯顓著

同里劉濤友山

評

江都汪懋麟蛟門

論

性論一

明於性之本原因以達於其紛紜之緒而正夫後世諸儒之謬可以知性矣子思之言性曰天命之謂性性之蘊奧莫盡於此矣孔孟之言性無能外也天地之所以生人生物者陰陽水火木金土而

已陰陽水火木金土有氣焉有理焉其氣則凝而爲耳目口鼻肢體矣而健順仁義禮智信之理行乎其間水火木金土以類而分之則或陰或陽水金陰也木火陽也土則陰陽兼仁義禮智信以類而分之則或健或順仁禮健也義智順也信則健順兼仁義禮智信天下無人而無之也而鳥獸草木之物莫不有其意皆性也皆天命也天可以統地言天而地在其中故不言地也性合人物雖人全而物偏人著而物微而人與物實同有是性也此朱子之說子思之指也水火木金土之氣凝而

爲耳目口鼻肢體以載仁義禮智信之理則有氣不獨氣而已也蓋亦有質矣以言乎氣質人與物則有清濁純雜之異也而人之清濁純雜之相去豈可勝舉乎於是有智有愚有賢有否也故以其理言則智愚賢否未嘗不一致以其氣言則智愚賢否不一而亦不至於相遠去其偏駁以歸於粹精則所貴乎學也孟子曰性善此專以理言者也孔子曰性相近此兼以氣言者也大抵皆天命之性也理寓乎氣世儒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欲離氣以言理離氣以言理則捨孔子之所謂性相近者

但主於孟子之性善矣而人有智愚賢否求其故
而不得遂以其私見而立說其弊至於無窮荀子
曰人之性惡此見人之氣質之濁且雜者而以病
於其理矣楊子曰人之性善惡混此見人之氣質
清濁純雜半者而以億於其理矣告子之誤大略
似此至於釋氏又超一切而遁於不可見爲高祇
守乎空虛寂滅此捐理氣而務幽眇以欺人者也
嗚呼聖學晦而人不知性不知性則不知道不知
道則教不立而聖學幾乎息子思天命之謂性一
言冒乎衆論而不遺參於異端而無病學者深講
性矣

詳辯之則於性庶幾耳故曰明於性之本原因以
達於其紛紜之緒而正夫後世諸儒之謬可以知
性矣

性論二

孔孟之言性者二其一以太始之理言曰性善其一兼氣質言曰性相近而氣質之性又有確乎習之不移者言豈一端而已吾合而觀之識性善之指則孺子入井而皆怵惕隱無惑也識性相近又習之不移之指則人之智愚賢否無惑也後世之儒不知氣質之性不知氣質之性則所謂性相近習之不移者皆不歸之氣質而以爲太始之理則然矣人實有智愚賢否而一之以性善吾曰性善而人實不然宜乎告子荀子楊子各以其意立

說而各有其病人性皆善而氣質之濁雜者則欲能蔽理若克欲以求理無害於其爲善氣質旣濁雜又不能學以自克遂入於惡矣荀子不言人之惡由於氣質之濁雜而不能學竟以爲人之性惡且人氣質之清純者多矣不聞荀子因人氣質之清純者曰人之性善而獨因人氣質之濁雜者曰人之性惡此荀子之病也人之氣質有三等其上者欲不勝其理其中者理欲相敵其下者理不勝其欲欲不勝其理者其清純者也理欲相敵者其清濁純雜半者也理不勝其欲者其濁雜者也上

者之學而爲善也易下者之學而爲善也難中者之學而爲善也在難易之際楊子不言善惡混者之爲氣質清濁純雜半而未學者之所致又舍其上下者而不道獨舉其中焉者之一等以盡天下之性此楊子之病也告子專以氣質言性故曰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人生而食色者之爲性則善非性所自具必矯之飾之而後善乃曰性猶杞柳矣人生而食色者之爲性則性輾轉而無定可善可惡乃曰性猶湍水矣荀子竊其杞柳之說而曰人之性惡楊子竊其湍水之說而曰人之性善惡混

甚矣告子之黠也告子荀子楊子三家其病則異而所以病則同皆由於不知氣質之性見人之有智愚賢否而無能解於性善之言故各以其意揣摩測度於其間也而釋氏又變三家而立說其託愈高其病益甚人之質成於氣有氣而有質有質而有理理不可以混沌稱名分類別則有仁義禮智信之殊所謂性也釋氏既言性又不言仁義禮智信安有此空虛寂滅者而守之以爲性哉此釋氏之病也孔孟之言猶鑑也衆說之得失猶人之美醜也人之美醜視於鑑則畢照矣衆說之得失

考於孔孟之言則畢察矣天命之性有二其一以太始之理言則性善故孺子入井而皆慌惕惻隱也其一兼氣質言則性相近而氣質之性又習之不移故人有智愚賢否也太始之理同故性善性善則人皆可爲善氣質不同而理自同故性相近非昏頑不移學則皆復於善不學始有不善偏執者之謂固談玄者之謂幻明乎此而諸儒之謬可不攻而自破也

此篇原本荆公特增入釋氏見識力

喪禮論上

世俗浮屠破獄之文布穀於地爲獄門牆皆具而文畫紙爲厲鬼四立而環之乃置人父母之重其間衆僧誦讀佛說一僧手錫畫破其獄爲子者號泣辟踊奉重而出如從獄之見其父母也而救之者嗚呼佛之爲斯世害極矣吾觀楞嚴雖不免於鑿然佛與阿難富樓那反覆講論剖析豪釐以自暢其偏指學者不幸而不得遊孔孟之門聞性命之語以得道之正傳一見其書樂其言之堅而辯也雖賢智亦惑之矣至於所謂破獄陋繆無義理

而同於戲世之薦紳之徒莫知其非亦從而行之則可笑也始創爲此者誰乎誠不仁者哉記曰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言欲其親有令名也今中人以下得免刑者多矣其犯法而至拘於獄者罪大惡積之人也世之從浮屠而爲破獄之事者是以其親爲罪大惡積之人也悲夫夫親之端謹無過而誣之與親之不能無過而彰之又從而甚之卒歸無益皆有所不可嗚呼佛之治喪率威脅勢劫以恐惕人而實虛幻不可信者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人之生也氣漸而聚聚而凝結以爲人其死也

氣漸而散散而僵仆以至於亡亡則魂無不之矣安有塊然者而縛執之患苦之哉司馬溫公謂人生含氣血知痛癢或蚤鬚髮鬚從而燒斫已不知畏况於死者形神相離形入黃壤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雖使剉春豈復知之其言最爲明備可以覺天下之愚者吾頗愛之而世不察也古禮廢壞久矣三年喪之制墓祭之式歷世旣多太半雜亂澌滅人莫不不忍於親而無可以用其情見佛氏有所謂治喪者則群趨焉曰是以致吾孝矣吾謂三年喪之衣服飲食居寢與墓之時月祭之

奠獻之屬當會通而增損之使家喻戶曉可以盡心無憾則佛道不禁自止人之飢也至於飯皮飯紙非其嗜之也飢使之然也倉有餘糧豈有餘畜則嚼粟啜肉雖彊之皮與紙而不下咽矣此必然之勢也

敦喪禮以止佛教有關世道

喪禮論中

古之禮繁今之禮簡古之禮有其名必有其實今之禮名不存十之一矣而名僅存者實又亡焉世人從而雜附其見傳之日久其弊益熾以至於不可挽吉凶諸禮莫不皆然而喪爲甚吾試論之古斬衰三年之禮斬衰裳苴經杖絞帶冠繩纓菅屨居倚廬寢苦枕塊歆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旣虞翦屏柱楣寢有席疏食水飲旣練舍外寢食菜果飯素食旣祥始飲酒食肉復寢斬衰三年之禮如是則齊衰三年者可知矣夫錦繡之爲麗也而被

之如有刺於其體也。羊豕之爲其也。而嘗之如有毒於其口也。家室之爲歡也。而遇之如有病於其懷也。先王知其然。於是乎使之斥錦繡。戒羊豕。屏家室。定以爲制。今之人無故奪其錦繡。羊豕。家室之適。則相與磬磬矣。奪者不樂。而奪之者亦不樂。先王斷嗜禁欲。創爲喪禮。古人守之。不以爲難者。悲切於內。而躬安其際也。嗚呼。善矣。今則不然。親之始死。惟衰裳經杖帶冠履。不廢而飲食居寢。大抵悉準於常。數月之後。輒章甫逢掖。以與慶賀。或采服不加於身。又宴樂佚遊。不以爲怪。人非不愛。

其親也。始於一二倣儻狂誕之徒。放言高議。直情矯世。而壞聖賢之制。以自便。人樂其便已也。而相與效之。效之者日多。聖賢之制日益壞。世之人乘其敝。乃無不爲耳目習貫。徃爲當然。雖有孝稱者。頻顛不寧。亦懼世之指詈。而無以自拔於流俗。此甚可歎也。嗚呼。喪禮之復也難矣。喪哀戚之隱也。行立坐臥而不忘乎哀戚。其文繁其事難。此夏殷之隆也。三月不違仁。顏淵之學。冉閔而下。不可語矣。而三年之久。聲色美好之屬。無所動其念。進退升降。一依於禮。如順水之舟。無待強勉。此中心安。

仁天下之一人也。由唐宋而視秦漢邈乎遠矣。而繩以夏殷之隆，彼所謂士凡庸委瑣同於工商而望以中心安仁天下之一人喪禮之復也，難矣。雖然，君子之所謂師古者，師其意也。孟子陳井田畫地經野，更張紛紜歸於潤澤。夫潤澤者，變而通之之義也。觀其與滕文公言喪止於齊，疏飭粥二大者而已，識此可與言禮矣。今夫衰裳經杖帶冠履，既未盡廢而飲食居寢可裁以先王之意，由虞而練而祥，自重殺之以至輕，使其不違衆不拂理，儕之流俗而無駭考之聖賢而無愧奚爲不可哉。德

之盛者於人不必求備，先王定制令過者俯而就之，不至者跂而及之。後生小子喜於苟且弛懈，自恣過此者少矣。而不至者講說浸灌循其性之所近，俛焉孳孳自勵於此可也。喪禮廢久如吾說用其復也，庶可幾乎古今相去遠甚也。竹策篆書易以紙而尚隸，豈可同哉。拘禮而禮亡，得其意以爲之，不屑屑於細節而大體未嘗不存。此孟子所謂潤澤也。而人之致力於禮者，雖一端亦有所益。若其孔步孟趨周還中規折還中矩，則豪傑可以爲百世法者也。

復古喪禮甚難特寬一步爲善誘法

喪禮論下

今之葬無定期遲緩者或五六年或十餘年甚至數十年子孫累傳而後葬其祖父母曾祖父母者世俗之大失也然則當於何期葬記之所云是矣三月而葬也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喪遲緩不葬是死無以藏也死無以藏可謂得其所乎人之死而墳墓也猶生而宮室也今夫人露棲野處則憂寒暑之患風雨之苦四體胝飴而心志拂鬱以生推死勢異道同且人雖近而三年之外必有其冠婚慶賀之禮既有冠婚慶賀之禮則必有絲竹燕

饗之節以喪在殯而罷之是廢冠婚也懼廢冠婚而不罷是喪殯未葬而樂也晉荀盈卒於戲陽殯於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夫臣之喪殯未葬君飲酒樂屠蒯猶有譏况其上焉者乎今世俗遲緩成風或難盡如古三月而葬矣三月之後大祥之前其擇而行焉不可以有踰者也或者難曰今之久而後葬者非敢怠也蓋待於天時之利求於地理之善也子責之甚何不思乎曰儒者知

親之生而事死而葬已矣僥倖小人乃有拘於天時地理以冀得貴富者非儒者之所尚也君子行一不義而得卿相不爲而暴其親之遺骸以求貴富乎如世俗之惑而惟是之信則大祥去屬纊凡二十五月天時地理必得其吉而可以葬者也古之君子之盡於其親者何有禮也其居喪也始沒朝夕奠將葬祖奠旣葬而虞旣虞而卒哭期小祥小祥之祭再期大祥大祥之祭中月而禫禫祭其免喪也春夏秋冬必祭夫喪奠約略無文陳饌酌酒而已猶未及乎三獻與侑食也自虞逮禫三獻

繼以侑食矣。猶未及乎受胙與餽也。至春夏秋冬之祭，則三獻而侑食，而受胙而餽。彬彬情儀悉盡。由此言之，春夏秋冬之祭，全其爲祭矣。虞雖變而之吉祭，未正其爲祭之禮也。而世俗於居喪不當吉祭而遽吉祭，其免喪後當吉祭而又不吉祭，遂至終其身，子孫與祖考絕不相接者，廟不立而祭之禮不講也。嗚呼！古之宗法亡矣。所恃糾合乎子孫者，惟春夏秋冬致祭，子孫群集，則相親相親，則冠昏必告，死必訃，有善相勸，有過相戒。今五服之親踈遠如路人，平昔殘狠不肯往來，有忿則聚而爲訟，以爭銖兩之利，廟不立而祭之禮不講，豈獨薄於祖考哉？而於祖考薄者，此尤可痛也。

論葬祭不唯挽俗兼足羽翼禮經

承重論

家禮適孫父卒爲祖會高祖承重者斬衰三年祖
母會高祖母齊衰三年會典凡適孫承重爲祖父
母斬衰三年若爲會高祖父母同世每不達承重
之義謂承重者父死而爲父服父母之喪又謂孫
之父母死祖祖母畜之故服父母之喪又誤以子
之妻所生之子皆爲適孫一子死及數子死者各
以其妻所生之子服斬衰齊衰三年推其說會高
祖父母子孫衆而死者多會高祖父母死遂至數
十人皆爲承重皆服斬衰齊衰世頽道失訛以傳

訛甚可笑也。爲祖會高祖承重者，猶言爲之後云。爾宗法大宗小宗相沿而下，襲爵王侯之襲爲王侯者，皆爲之後者。父則爲父，後祖會高祖則爲祖會高祖後也。而適孫者言乎其爲一而已。爲父後者之冢適，謂之適孫。齊僖公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而曰有寵於僖公，衣秩如適則無知不可以爲適也。爲父後者無冢適，則庶子一人進而爲適而父他子之適子不得與並。石駘仲庶子六人，石祁爲適，楚共庶子五人棄疾爲適，禮庶子之子爲父之母不杖期而爲祖後，則不服蓋引而進之也。

由是言之，適孫虛位，或以適爲適，或無適而以庶爲適，然一而已。喪無二孤，故稱適孫以別之也。嬴秦之餘宗法，旣亾，冢適繼體皇帝而降，僅行於王侯之襲爵者，彼其尊卑長幼之屬，貴賤相去絕遠，有君臣之分，勢固然也。細民之家子則鈞子也，孫則鈞孫也，而尊屈於卑，長屈於幼，勢有所不可獨。冢適承重喪猶存此，所謂告朔之餼羊也。宋孝宗崩，光宗見制於后，不出執喪，人情騷動，寧宗成服卽位時，紫陽在講筵，奏白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適孫承重可知。陛下

以世適承統承重之服著於禮典是時光宗猶在而紫陽引適孫承重告則承重固不論其父之在否也世儒目不覩諸史戴記春秋雖編於功令讀戴記則刪凶儀讀春秋則廢全傳先聖之制一二僅存者不達其義則以其意之近似者當之其失有不可勝舉者世之初喪不啗肉飲酒猶食粥之遺義也人遂詬以佛氏之指謂爲父母求冥福嗚呼先聖之制不達其義而以意之近似者當之差繆豈啻千里乎

承重本於宗法補喪服所不逮

顏淵論一

理欲之說始於大禹謨人心道心之言後世講學之士爭談之而庸陋無志者厭其迂濶甚以爲訕詈此世儒持論太過有以激之而實孔孟之指不如此也欲雖曰人欲原於人乎抑原於天乎若原於人則理者如白欲者如黑理者如東欲者如西善惡異路發憤翦滅之不暇矣而天有理有氣人得其理以成性得其氣以成形有形而有欲性卽天理而欲者天之氣也欲原於天明矣苟原於天則欲之於理如君之有臣將之有卒雖非其敵而

亦不能相少也。且理舍欲安能獨爲理乎。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使無飲食男女之欲。則無所謂邪。又安有所謂正者。理亦無從附以見而已。然天下之人非欲不足之患。理不足之患也。率意徑行而不自止。則繆戾恣睢。壞倫敗常。無所不至。聖人知其然。故因而節文。以爲禮。使飲食男女欣然皆得其願。而不違於矩。則欲亦理也。顏淵問仁。子告以克己復禮。而克復之目。則禁其非禮之視聽言動。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皆由於此。集註之訓之也。以克爲勝。勝則類師之戰勝者矣。以

己爲身之私欲。私欲則欲之違於理者矣。欲之違於禮者。勝之當禮。不必勝也。嗚呼。精矣。釋氏之學。無眼耳鼻舌吾儒所排。以爲異端。而不敢稱者。儻悉絕色聲臭味。空虛寂滅。又何云異於釋氏乎。人受天之氣以生。情動於中。而物接於外。則欲有不能一日已者也。強遏之不出。必有橫溢潰決之患。時觀而自省。務合於禮。而禁其非禮。則理之制欲。如君使臣。將御卒。爲其所驅役。而無與抗者。形豈有或縱。性豈有或失者哉。集註於克己之言。旣如此。釋之矣。而釋會點之言。志又有曰。人欲盡處天

理流行者此聖人所造之極其人欲皆天理不可以人欲言也非人欲可克之抵於盡而得無欲也世之儒者竊聞程朱之餘論而不得其義曰人不可以有欲也屏而去之踽踽敝衣蔬飯離群索居斷棄嗜好爲槁木死灰天下始尊嵇康阮籍於程朱之上而憚聖學爲可畏置之不講甚則群而笑之矣此世儒持論太過有以激之而顏淵之克已不如此也

欲原於天舍欲不能獨爲理此論闢諸儒所未發

顏淵論二

天下之患莫甚於斷棄嗜好空虛寂滅鬱鬱得不樂然而釋氏之徒有勉爲之者矣顏淵之克已眼耳鼻舌之欲未嘗言去也範圍不過務循於理云爾雖欲循於理則欲亦理而眼耳鼻舌之欲猶行也此非不近人情者而天下博聞多見之士卒無一有事於克已者也天下之人何厭之有眈眈於欲譬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惟窮量極數而後已故無欲不如欲有欲不如多欲多欲不如縱橫放肆蕩然無復繩約之爲快也然則天下之人

或能克已歟。時而自克。雖齊民亦有之。齊民而不
自克。則刑戮不能威天下之變多矣。以飲食男女
二者而言。今天下之貧民。鰥寡無告。藜糗不給。則
劫奪而求矣。天下之富民。歡酒啖肉。家備妻妾。而
病不知足。則淫侈無忌矣。而天下爲劫奪爲淫侈
者少。而不劫奪不淫侈者。往往而然。豈其欲之寡
與。此無他。屈於理之不可也。屈於理之不可者。輒
轉反復。屢起屢止。豈可謂之非克已乎。然則齊民
時能克已矣。而終非有事於克已者。終無人至於
顏淵之域。則何也。天下三綱淪九法。斃如劫奪淫

侈之行。雖齊民能克也。天下非三綱淪九法。斃如
劫奪淫侈之行。雖知道之儒不能克也。顏淵駸駸
乎進於聖人。不獨不爲劫奪淫侈而已。故齊民時
能克已。而終非有事於克已。終無人至於顏淵之
域也。吾嘗論之。古之人其自治也嚴。今之人其自
治也寬。自治嚴。故堯舜如此。吾不如此。則以爲已
責自治寬。故桀蹠如此。吾不如此。則以爲已矜。思
至於堯舜。則惡如毫毛之細。而不肯恕。思僅不至
於桀蹠。則非惡如丘山之巨。而竟肯安。古之人所
以益高。今之人所以日卑。皆由此也。嗚呼。孔氏之

門其著名者七十餘人獨號顏淵好學信乎克己之難也今之世無有顏淵矣談理談欲則掩口而笑或相與訕詈已矣乎顏淵之學終不可幾乎有人於此以堯舜自任平居之際大德既飭小物必勤推而進之毋但曰不爲桀蹠云者顏淵之學可得而興也

楚項羽論

取天下未有不以人材者也多材者強材相若者並立而不能以相一寡材者弱其國無材未有不亾者也何則國而無材其行事非有遠猷也僥勇而已其宿昔非有大志也鈔略而已彼意很氣悍雄於一時力盡技殫終歸於亾必無濟者矣漢高帝曰張良蕭何韓信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禽也嗚呼增非三傑比也羽雖能用之亦無救於其亾耳孫子曰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

之可勝夫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據要害之地而守之使無或搖而已後漢黃巾寇兖州刺史劉岱與戰爲所殺曹操部將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請往牧之資以收天下操從其言領兖州刺史操攻陶謙張邈等迎呂布叛郡縣皆應操還擊布布東走而陶謙死操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苟彘曰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兖州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一舉而布可破若舍布而東布乘虛入寇是無兖州也賢哉宮與彘也知取天下之大計

矣是孫子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也以天下而言關中河內兖州漢魏居之以取天下矣以關中河內兖州言之則關中阻險四塞之國河內兖州殊不及也高帝已破咸陽羽使當陽君等擊關而得之乃拱手棄以與高帝而自竄於海隅漢之成楚之敗其勢已決於此矣斯時說羽都關中者一人耳增無一言以與羽爭羽雖百戰百勝終於顛頓狼狽以死此增之過也羽旣都彭城則彭城之於楚猶人之有腹心也腹心安寧四肢雖病可以無患當是時田榮以齊反並王三齊與

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而陳餘亦與齊並力擊常山而大破之復趙王歇於趙而自立爲代王彭城之患無過於此羽之破田榮軍榮走死田橫反城陽羽留連戰也而高帝部五諸侯兵東伐楚羽斯時不得不釋齊而自救耳及高帝兵破退歸滎陽爲羽計者先殲齊吞趙代斬彭越除其腹心之患而後與漢戰可矣羽不知此而乘勝逐北窮戰於滎陽之際使此數人有一知兵者發憤約盟攻拔彭城羽進不得意於漢退無所歸矣故羽之不亾於齊趙代諸國者幸也羽雖不亾於齊趙代諸國

而彭越屢陷梁地絕楚糧食羽疲於奔走羽致乎人而高帝致人高帝常佚而羽常勞羽之亾有必然者矣增年七十好奇計羽之舍齊趙代諸國而乘勝逐北也增猶未死乃默然而已邪若高帝則不然既定三秦委蕭何關中而後出關矣兵破於彭城而歸身與羽距戰滎陽關以西可以無憂乃遣一將滅魏滅趙滅代滅燕滅齊耳羽死而天下一矣此三傑誘之也取天下之大計增不與羽爭而鴻門之飲增徒以高帝有天子氣而欲羽殺之嗚呼是聶政荆軻之所爲而豈王者之佐以事其

君乎漢軍滎陽食乏請和增欲因而取之愚矣彭越方議於其後羽安能以遂取漢哉楚急圍滎陽陳平謀間羽增因去而死後世莫不服平之智然增去且死滎陽之圍猶未解而脫高帝於滎陽者紀信也紀信之策聽雖有增高帝亦脫也羽瞋目攘臂以爭天下獨特一范增而增又錄錄如此則楚無材矣嗚呼此羽之所以亾也

與子瞻論相表裏而審楚漢成敗之勢尤有識

艾陵文鈔卷之一

艾陵文鈔卷之二

涇陽雷士俊伯籲著

同里劉濤友山

評

江都汪懋麟蛟門

論

漢世祖論

古之創業帝王誠天縱也其時介冑之臣帷幄之士皆豪傑特起然雄材偉畧鞭撻驅役則有之矣未有能巍巍遠過者也創業帝王首稱漢高祖世祖吾謂高祖英武固超絕唐宋矣而世祖爲優高

祖平三秦翦滅魏趙代燕齊楚多蕭韓張陳諸人之力也吾讀史記見高祖每識不至此而發之自人高祖亦無所齟齬當其時使蕭韓張陳諸人爲之豈可幾哉世祖則不然鄧禹馮異岑彭耿弇之徒能定郡陷陣者盡睿慮之獨斷耳鄧馮岑耿之徒如其言輒勝違其言輒敗然則高祖見用於人而世祖則能用人嗚呼此世祖之所以比高祖爲優歟彭寵反攻朱浮於薊世祖遣鄧隆助浮討之隆軍潞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世祖曰營相去百里其執不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寵果遣輕兵

擊隆軍大破之浮不能救彼兩軍相去百里世祖料其必不能相救而敗隆果敗董憲將賁休以蘭陵降憲自郟圍之蓋延及龐萌在楚請往救世祖敕曰可直擣郟則蘭陵自解延等竟趨蘭陵因拔圍入城憲大出兵合圍延等遽出突走因往攻郟世祖讓之曰間欲先赴郟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旣奔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郟果不能克憲遂拔蘭陵殺休夫擣郟以救蘭陵孫子所謂擣大梁之虛而解趙之圍者也然從其不意而攻之與旣走而攻之先後之間得失較殊矣世祖之言是

也來歙襲取畧陽吳漢等聞歙據畧陽爭馳赴之世祖料隗囂失所恃亾其要城執必悉精銳來攻曠日久圍而城不拔卒力頓敝乃可乘危而進追漢等還囂果自悉其大衆圍畧陽歙固死堅守囂攻之累月不能下世祖乃自征囂數道上隴囂衆皆降囂奔西城畧陽圍解囂師之氣方張漢等乘勝僥倖而不顧世祖獨追漢等還待其頓敝一舉而敗之世祖之與漢等其謀孰萬全邪吳漢破公孫述兵因入犍爲界諸縣皆城守世祖詔漢直取廣都據其腹心漢乃進拔廣都已而戒漢曰堅據

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漢乘利進逼成都阻江北營使副將劉尙將兵屯江南相去二十餘里世祖聞之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旣輕敵深入又與尙別營緩急不復相及速引軍還廣都漢引還廣都畧尙拒述具以狀上世祖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舍尙而擊公也若述先攻尙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每戰必克洛陽去成都數千里地形兵情何其見之明而策之審也世祖頤指群雄無不中節如此高祖但因人之長集而

行之豈世祖之智術愈於高祖抑鄧馮岑耿之徒固不及蕭韓張陳諸人乎然鄧馮岑耿之徒皆人傑也則創業帝王惟世祖巍巍遠過於一時佐命者耳而馬援謂世祖不如高祖高祖無可無不可世祖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帝王患不好吏事不如節度而反爲世祖病乎且以喜飲酒爲人君之盛美此不通之論也

論世祖用兵如指諸掌其優自見

唐高祖論

古之帝者飭已治人有不易之序大抵始於其身由近以及遠故堯舜禹湯文武經傳所紀莫不朝夕磨淬澡心砥性蹈繩矩防邪僻使其口無過言躬無違動食飲寐興皆中乎法如此則身端矣而被之於家誠慤肅雖父子兄弟夫婦驩然有恩相愛粲然有儀相接然後舉而措之邦國削平兇姦創典設制盡九州而生養訓誨之雖鳥獸魚鼈咸賴以安故有聖賢在下位修身正家而不得見諸政理推以及邦國者矣未有撥亂拯危功業爛然

而我先敗度敗禮宮相嘻嘻訛訛取笑閭巷者也
周秦而後則不然帝者起於草莽目不覩詩書而
英毅天授適與時遇或混一區夏於數年之間而
肆情恣睢不能服其妻帑當其竭力開創時鞭笞
群帥驅策多士可謂壯矣而志滿求遂以嬖妾嬰
兒之故顛倒繆戾識慮俱困雖愚者訾之此無他
堯舜禹湯文武之學不講而苟且欲速以就事施
之無其本得於遠而失於近無足怪也唐高祖肇
基晉陽除李密擒竇建德降王世充其他強僭之
徒翦滅靡餘代隋而受命儁才偉氣晉宋以來無

其比亦一賢君也及宇內既定建成世民元吉出
入上臺皆乘馬攜弓劍雜物其令教與詔敕並行
甚則建成元吉曲奉諸妃嬪諂諛賂遺以圖媚世
民緣信讒見疎致郤生怨構操刃相向建成元吉
皆不獲其死而世民亦陷於不義君蓋不可以無
學也小鄉小邑猶不可以無學者主之而况四海
乎高祖天資優而不知學天資優故其雄睿之略
統百萬精軍若使臂指役豪傑奚啻奴婢而邦國
以寧不知學故不能自克而身不脩身不修則廣
寵倖私好惡而家不正雖五尺之童進退維谷而

無如之何矣其後太宗廢太子承乾許立魏王又欲立晉王而不能決至投於床抽佩刀以刺太宗才氣過於高祖而狼狽若是甚矣太宗之似高祖也嗚呼周秦而後帝者崛起率嗜酒嗜色無賴之徒也雖能用兵誅暴而麤厲輕佻皇極未協漢高惑於戚姬欲廢孝惠而立趙王如意類如斯耳古之帝者不然修身以正家正家以正邦國源委兼備有倫有次規模弘濶矣此非周秦而後之君所可及也

帝王不可不學自是喫緊至論

馬援論

秦漢以來天下之立言者衆矣而折中於孔氏之指則明確而無弊君子誠見於心未有不形於辭者也然造道不深則言之必不盡當子夏子張聖門之高第也其言載於書者程朱猶或議焉况去聖之世遠而足未至其門者乎且時趨勢激感世創艾矯枉過正言但舉於一端而非古今之通理者斷以孔氏遺論則無不合於道而衰世風俗之所尚流而不反亦未嘗不可以救馬援之誠兒子嚴敦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口不

可得語也。嗚呼！此長者之言也。天下褊隘淺薄之夫，繹於其義而懲於其偏，則寬厚能容，當無好訐爲直者矣。宐腐儒誦以爲美談也。雖然，援亦鑒於杜保而垂教者耳。天下將闔然媚於世而爲鄉原者，皆援之言啟之也。若孔子之言，則不然。曰：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又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孔子之言，以自治則德日進，以與人則量日弘。庶幾孔子之所以教人者歟？天下之不賢，何可勝數？有吾雖未行之而動於意者矣。有吾無此事而他事類於此者矣。有今幸未之行而度德量力，後殆莫可知。

者矣。見其人而以求諸已，則愧且懼。愧斯悔，悔斯奮，懼斯戒，戒斯勉，奮而勉，不去不賢而賢，將不休也。故曰：以孔子之言而自治，則德日進也；醫之療人疾也，其體固康寧也，使醫而多疾，將杜門不出矣。安能舍已以爲人哉？天下無無惡之人而喜斥人惡者，於已未之思耳。吾見人而以求諸已，人之不善，無一日不接於前已之不善，非可易盡兢兢業業終其身而止其於人惡，一不暇及也。發人之隱，人所甚忌，而吾之竟投其所忌者，以已之無惡已，旣不免，則曲先在我，其於人惡，一不敢及也。人

患不能容人而好刺譏吾於人惡一不暇及一不
敢及則平且恕矣故曰以孔子之言而與人則量
日弘也嗚呼援之誠兄子嚴敦者腐儒誦以爲美
談吾病其流爲鄉原而孔子所謂見不賢而自省
攻其惡無攻人惡者蓋自治與與人之方也
借馬援一言折理甚細

楊震論

陳靈公通於夏姬衷其衽服以戲於朝洩冶諫之
竟殺洩冶胡傳責洩冶盡言無隱方諸比干未可
同語而曰仕於昏亂若異姓者潔身而去嗚呼此
孔孟之學時止則止之指也君子讀書講道身藏
匡社稷救斯民之具而不遽起必叅之時之否泰
而始斷焉如世主可以有爲則徐而以其孜孜求
之於吾者驗之於官否則急引而遯以全其身身
全道亦全矣自世之衰士大夫趨利如飴假拯溺
之名以文其嗜進援匪躬之說以飾其寡耻耽耽

逐逐死而後休此孔孟之罪人也而有貪譽之士
慕善甚篤重於憂國輕於愛已雖知時之不可爲
奮然捐身而不計此其自視至高而舍生藐若螻
蟻類於聶政荆軻矣非孔孟本指也漢之楊震孤
貧好學爲東萊太守故所舉茂才王密夜懷金十
觔以遺之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
知何謂無知世爭誦爲美談由今觀之震近所謂
誠意慎獨也雖宋之大儒不加此矣然安帝之朝
外戚耿寶乳母王聖宦者江京李閏等用事震上
疏極諫而帝不聽此其勢可知矣震不能見幾而

去乃爲太尉至耿寶薦李閏兄而閏顯亦薦所親
厚震皆不從而輒直言糾斥群姦卒爲耿寶所誣
飲醜而卒方寶與顯之各薦其黨也雖孔孟處之
當亦不從矣震之失失於不蚤去耳此豈沉沒祿
爵者乎蓋憂國之過而不自愛者也東漢之人喜
於節義之稱咸以誅戮爲奇烈正命而死爲平常
誠如人之病狂不知堂宇寢室之爲樂而號呼奔
走以自顛仆者陽嘉漢安之際李固杜喬揚清抑
濁無所畏憚以議廢立爲梁冀深忌固喬不悟冀
卒誣害之二人相繼死於獄李固杜喬何其似震

也其後鉤黨諸君子共相標榜赴死惟恐遲皆慕震之風而甚焉者死雖非君子之所懼亦非君子之所欲也豈惟患不獲死乎此所謂病狂也周燮魏桓東漢之賢者也燮之言曰脩道者度時而動而不時焉能亨乎聘之不至桓被徵鄉黨勸之桓歷數後宮之不可損廐馬之不可減權豪之不可除而歎曰使桓生往死歸何有哉不出燮桓可謂知退矣禍皆不及故於東漢深有取燮桓者以其明哲知止不爲東漢之習俗所移其指則孔孟也世之論者不然曰人之在下而不必過激以取

禍是則然矣有位者皆知禍之將及而去惡所用臣愚謂君子之居其位所以售其道也不得售其道則不必居其位若尊寵而授之柄其志大展無願不遂國有不幸以身殉焉則所謂殺身成仁者而此非其倫也今謂臣不可慮禍之將及而去者彼繫志於祿爵而不能去以爲苟且自徇禍亦不及耳一日有變而以國與人不惜矣此所謂孔孟之罪人者而非震之徒也

東漢黨錮諸賢好名之偏此論足以正之

蔡邕論上

蔡邕漢之賢人也。以吾觀之。一亂賊之徒也。吾嘗讀後漢書。至邕傳。觀其母病三年。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母卒。廬於冢側。動靜以禮。閑居翫古。不交當世。其逸才盛爲天下之所稱。而立朝言事。敢觸忌諱。又熟於國家之治體。可不謂賢人乎。而吾謂之爲亂賊之徒者。董卓亂賊也。黨於董卓者。亦一亂賊也。卓生天下。皆恨之。而邕被其寵榮。卓誅天下。共快而邕傷歎。有動於色。如曰。邕非亂賊也。吾不信矣。今夫盜殺人。取金閭里之良民操戈以

從冀分其財盜獲刑於司敗因而涕泣焉猶可謂
之良民乎如邕者良民而從於盜者也嗚呼邕學
行殊絕而出處大義愧於其六世祖勲遠也勲於
平帝時爲郿令王莽初授以厭戎連率勲對印綬
歎曰吾策名漢室可事二姓哉逃入深山當是時
卓茂孔休劉宣龔勝鮑宣五人者皆豪傑也勲與
之齊聲不仕王莽一時重之邕之孝似曾閔文類
楊班識齊賈陸而出處大義愧於其祖勲惜哉君
子逢季世不爲利所動而已齷齪無知流俗自安
畧記誦詞章以取浮譽而污穢庸劣之夫居高位

而嘔喻煥休以來之遂說於錙銖之利而爲之奔
走雖怒詈加之而猶顧瞻不去者是又非邕比也
然邕之就卓之辟實非動於利也邕初稱疾不就
卓大怒懼以力能族人邕不得已而從耳嗟夫學
行如邕不可不謂漢之賢人而畏於族誅之禍不
得已而從卓遂爲亂賊之徒盛德之公卿不常遇
而不肖者之志滿氣得者往往然也君子之逢季
世亦慎其所從無見可畏而懼身入不善爲有道
者之所非笑哉

伯喈心折

然邕之於卓之報實非憚也邕之報卓不
去雖怒詈叱之而餘靡辭不去昔吳又非邕也
而邕命歟於以來之遺蹟故離難之味而爲之矣

蔡邕論下

蔡邕漢之賢人而懼於董卓族人之言屈而從卓
身死且辱後世之論賢人者捫舌不言邕矣吾謂
邕之於卓失之就辟而猶幸得之事卓士處亂世
而有盛名君子欲資之爲助小人亦欲援之爲重
君子資之爲助吾所樂往也如志不願往君子猶
恭禮好辭謝之不強奪人之志以成其高小人則
不然不援之爲重則已如援之爲重威惕勢劫所
不免也方卓之爲司空而辟邕也邕稱疾不就卓
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當是時邕其難哉卓殘忍

之性海內所知也遣軍到陽城會二月社悉斷民
之在社者頭暴很若是何難於蔡氏之族乎守一
人之節而多累無辜仁人之所不忍也邕盍始佯
就其辟而徐思自爲解脫之計乎當不或增卓之
怒也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邕
善鼓琴白之帝勅陳畱太守督促發遣邕佯行至
偃師稱疾以歸卒亦獲全邕不若此初承命見拒
旣乃被脅遽應智於處璜悺而愚於處卓此邕之
失也君子不幸而爲小人用亦委蛇以展其道幸
則國家之福也邕之於卓多所匡益卓輒聽從世

之鄙夫其依於小人也以謀利也君子在高位上
而爲君下而爲民私恩所不樹也小人身享富貴
保之惟恐不固而每市惠以結黨而爲之輔鄙夫
狃於旦夕之利而諂諛百端以長其惡者有矣烏
有進其所不欲聞而匡益之者哉是皆邕之罪人
也若邕可謂無愧於卓矣此邕之得也然則邕旣
就卓之辟矣如之何善其後卓之不可依以有成
明矣邕受卓恩盡忠於卓以報而假事以去曹操
漢之賊也關羽之禽於操也操禮之甚厚白馬之
戰羽斬顏良報操拜書告辭而奔惜乎邕懷安不

舍及邕以卓之性剛遂非終難以濟欲避匿山東而其從弟谷又止之邕獨其中之匡益乎卓者爲近正耳其於卓也始失而終亦未爲得也

旣就之復舍之處他人猶難况卓乎善事之論爲近道

祖逖論

善用兵者戰非所貴也破之以術懷之以恩示之以誠戰不必勝不苟戰也故拔幟於尊俎之間折衝於衽席之上者有矣漢之賢將亾踰趙充國充國之征先零罕开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圖戰備止必固營壁尤持重尙計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羌數挑戰充國堅守雖璽書趣令進兵以便宐不往威德並用羌終潰壞而降充國之用兵也無智名無勇功兵法之所崇也白韓遠不及矣今有二

人裸裎相鬪而一人敗敗雖不免於死而不敗亦

有折臂傷肌之患矣善鬪者則能解鬪人之忿怒而求鬪也雍容談笑諭以理勢人將自服已亦無損或以其未嘗鬪也從而訾之然鬪者欲人之屈於我也今拱手而人已屈則其事有過於鬪者不謂之善鬪不可矣彼善用兵者與此無殊世之爲將不然曰將兵而出求一戰也不戰非夫也人亦責將以戰而譏其不戰故有朝而授軍夕與敵鬪動作無常如逐狐兔遂一奔而喪師者矣此世之通患也祖逖爲豫州刺史鎮西將軍也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成臯修逖母墓逖能使勒敬畏之若

此而逖未嘗多與勒戰也逖伐陳川勒遣石虎領兵救川逖一戰而退耳虎徙川還襄國畱桃豹守川故城而豹之遁走者蓋非以戰也豹屯東燕城逖使韓潛進屯封丘以逼之而逖鎮雍丘始數遣軍要擊勒然逖愛人禮士遇諸塢主與交強趙皆有方略彼其翦荆棘而收河南地豈偶然哉逖之所以備勒者充國之所以備羌者也晉之遣戴淵爲都督逖怏怏而死也惜也使晉不遣淵而逖不死晉或能進取而一天下未可知也羊祜鎮襄陽輕裘緩帶身不被甲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

吳人開布信義吳邊人皆悅服祜死杜預代之以
滅吳豪傑之儔前後繼起不必相效不必不相合
兵情將算異世同揆耳蓋取天下有大將有小將
仗鉞臨戎坐不下席而料敵決策此大將也躬倡
衆卒而冒犯矢刃攻城陷陣此小將也小將以戰
顯大將不與小將爭戰深思遠慮爲國家求全安
而已嗚呼天下治少而亂多將不講於其道大將
而任小將之事者數數然矣况小將而亦未能乎
趙充國羊祜祖逖三君子可以爲世爲將者法也
將略

楊素論

煬帝始欲爲太子問於宇文述述曰廢立國家大
事處人父子骨肉之間誠未易謀也然能移主上
意者唯楊素耳煬帝用素以讒害太子勇代爲太
子文帝崩煬帝卽位荒淫驕奢百姓貧困盜賊四
起隋遂以亾雷子曰小人營身而不計天下之治
亂安危也類如是哉李斯廢扶蘇而立胡亥以亾
秦楊素廢勇而立廣以亾隋斯素二人者非獨扶
蘇與勇之罪人秦隋之罪人也抑二人之爲此蓋
深結於胡亥與廣以營其身之富貴也其後斯爲

胡亥所殺而素亦爲廣猜忌素之不殺於廣者幸也。小人之廢立以見德而營其身之富貴者徒足亾人之社稷何益乎。雖然素隋之名將也其權畧有足多者焉。彼險而不可法者則亦不足法也。人皆好生惡死今一將而驅衆以之死其誰肯從而兵法之所以能使衆就死不顧者惟刑賞也。進而戰不必死可以邀厚利退而北無一得生人莫不力戰矣。進戰有死之憂退北可以生人莫不畏戰矣。素馭衆嚴整每對陳輒先遣二三百人赴敵不能陷陳而還者悉斬之而從之行者微功必錄史

稱素戰無不勝不亦宜乎。然素之與達頭戰也令諸軍爲騎陣則險道矣。先是諸將慮突厥騎兵奔突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爲方陳騎在其內素曰此自固之道於是悉除舊制乃創騎陣達頭被重創遁而素獲勝嗚呼此晉荀吳之毀車以克狄者耳。勝則一戰而威振敗則潰散不可收有以千萬殲於朝夕者矣。王者之師當慎重以求全吾觀握機陣圖見其兵有居守者有調發者有出奇者居守之兵擁護根本者也。調發之兵應敵者也。出奇之兵往來迅疾乘敵之忽而使其不測者也。一

陣之中不戰者十之九戰者十之一而已可勝則戰不可勝則斂兵歸壁此全師之冊也素盡其軍以僥倖於一戰雖勝亦險矣後世天下久平將不講於兵言及古陣圖則掩口笑而精兵千萬聚散無常同兒童之鬪爭時或舉軍陷沒無匹馬數卒反者而素隋名將又以此取勝後世借爲口實吾故曰素權畧足多險而不可法者亦不足法也嗚呼古之名將犯難以勝敵而不可法者多有之矣豈獨素也哉

論素瑕瑜不掩

范仲淹論上

范仲淹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仲淹伊尹太公之流也伊尹之歌咏堯舜之道於有莘之野也耻一物之不被澤終伐桀救民與湯定天下者皆有莘之畧也太公之釣於渭之陽本謀非小也卒佐武王伐商定天下無一出於居渭之陽者仲淹旣用忠直敢諫待將卒以威德懷遠方以恩信而創制立法革弊除姦吾不知伊尹太公處此何以遠過當其往

南都入學舍掃一室而晝夜講誦也其磨淬於此
久矣及其遭時遇主整理庶務舉其所素習而措
置之耳故曰仲淹伊尹太公之流也嗚呼士賢不
肖成於其志矣志之所在猶饑欲食渴欲飲更寒
暑歷險阻而無能忘者歟占之聖人雖伏處畎畝
而皆有致天下於太平之意故其孜孜考問者窮
則以爲學達則以爲業視世之榮辱利害無關其
胸彼求彼志而已後世攻於聲病詞章之末以取
科第父兄非此無教子弟非此無肄或有慕仁義
之說者見小得失而遷焉終身役役等於賈豎亦

足悲矣慶曆中仲淹條列時所宜急者十數事知
不果行而請去也宜也其所條列十數事者少之
時憤懣不滿於世揣摩其間至叅知政事而行之
既不果行豈肯以爵祿而狐疑觀望也哉仲淹之
志弘故其器偉也三代以下近於伊尹太公者諸
葛亮而已漢之諸葛亮宋之范仲淹其人足相方
也亮三顧乃出言聽計從而功不就天也仲淹以
僥倖之人不便而罷矣夫伊尹太公不常有有亦
不能用耳嗟夫後世帝者非不銳於圖治也思得
其人而屢更易大臣退一鄙夫進一鄙夫天下之

亂何時而已也

一結寓慨

范仲淹論下

范仲淹語其子弟曰吾吳中同姓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均子孫豈能不恤其饑寒仲淹輕財好施尤篤於范氏旣顯買姑蘇近郭良田數千畝爲義莊以養范氏之貧者嗚呼仲淹可謂知本矣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旣睦平章百姓君子之仕也以涖官行政而治民也天下未有薄於同姓而能厚於他人者九族之序先百姓曰親親而仁民仲淹之政所至人多立祠畫像而其惠愛同姓如此彼素賤微其仕也歲俸之外

無所苟必顯而始能有以及之耳世之人之爲民上也其刻礪寡恩無怪也身居卿相之位帳御飲食如王者而諸父昆弟困苦無告者有矣况五世之下袒免之餘親屬旣竭者乎天下功名之士善政盈口而其同姓歎於室者猶仲淹之罪人也而剝民附已無毫毛至於其同姓甚或從而勢陵威脇者王者有作當不容於誅矣世衰風偷縉紳大夫之徒乃有背聖教亂國法徇人之情而帝恩沾譽於天下者旣受賄鬻獄以肥其身豐其家而又以賙乎門生故吏交遊鄉黨彼其人曰某與我有

舊也富貴無相忘耳世之鄙儒小生狃於私恩而不察公義也群起頌之曰某真人豪也富貴無相忘嗚呼是所謂受非道之萬鍾而爲所識窮乏得我者也受非道之萬鍾而爲所識窮乏得我與受非道之萬鍾而爲宮室妻妾等粗觀其事豈非卽仲淹之輕財好施而推廣之者乎而賢不肖相去甚遠也君子之施何常視其有餘不足耳如位高祿重門生故吏交遊鄉黨與焉德之盛也苟位卑祿少惡衣疏食自奉常苦匱不可謂非雖同姓安能以相責望哉且汎濫於門生故吏交遊鄉黨者

皆有為而為有為而為無為則不為矣未有不儉於其同姓者也

借文正為世俗下一砭

艾陵文鈔卷二

807

307

